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閏已換一番人把族綺紈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真哉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

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蚤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艸艸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日日復

三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呼曰嗣祖安知非福俄王敦作亂晉明帝親征破之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應述不蚤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附

噴噎失笑原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㩳亦厭之諷御史掣去顧雍爲人寡言動靜操持孫權歎服之每飲宴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日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旁如顧自使人心畏揚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人有所作之夢明日忽然聞見與所夢相應者

世俗謂之解夢吾因此似得二聖一則表事有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若澄心至清能知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貴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逾八十每與夫人各乘

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一日觀澄江

洪漲諭于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

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

首辭今日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

苦惱之會正是緣心之處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

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

瓦盆盛酒與銀壺玉杯同一醉耳繇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夢也紫閣黃扉與蓬門蓽戶同一寄也貧富貴賤升沉顯晦可一視矣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宦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

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無看貧賤之輩多谿慘刻見食慳厭是福薄相隨窮而安乃有道氣

周犨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礎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窸窣聲囑之乃鼠于佛臍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

如法煉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爲火往救

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
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
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直諫爲王振所誣死先
是球與同館鍾公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疏
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球如其家復邀
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累及他人乎球驚
歎曰鍾固謀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復病死

妻毋號輒曰蚤知若是易與劉侍講同死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僉憲龍西溪嘗語棟塘先生曰僕在京師將同年友某行人過郎謀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註門籍幾日何如僕曰湖廣非險遠況尊君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美行人曰吾聞吏部

將選科道若差此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其

次楊子山當行也僕不敢出行人竟稱病註

籍幾二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問由楊

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行人徒撫膺恨恨

而巳

淡中得趣彌眞濃處回頭味極飽時即厭烹鮮

樂極翻嫌絲管

錦衣正佐本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

肖有別墅三所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見頃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帝笑曰吾

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跡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諭應曰伏下來神宗皇帝繇此觀之小人之事庸主也雖竊寵祿偷威福而貞邪賢奸之辯即昏孺何嘗不了了胸中耶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

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謂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

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蘇軾
責雷州僦居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責
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
我家今不可也商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
王欲殺商君商君逃至函谷關關吏止之曰
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自
斃一至于此

大臣赫赫南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剸象死制于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歌钗灰襖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歲月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逦衢亦似園花𦬸艷獨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寧爲蕉境

智士不羨華榮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隋韋世康為吏部尚書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則辭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卓契順涉江渡嶺黧面蠒足以來得書竟還余問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再問不已

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顔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爲書歸去來詞以貽之庶幾契順託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都監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傾家與之辦行兢至湖南尋卒昔人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東老

書東坡半紙此只在無意有意之間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匣萬人祖送北歸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仳夷齊盜蹠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王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

石榴結子者乎勘破造化

韓侂胄一日過南園山庄趙師羼偕行迤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羼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內平章胄曰汝宰相何人奈失識荊童

曰公如欲見往駕艸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籬茅舍石磴藤牀書畫琴棋甚整潔屏有二律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汚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徵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愚幼主彰聞惡德

何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

胄韓琦五世孫後爲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洪武間危素以勝國名卿事　上年高矣　上

重其文學然心頗鄙之一日燕坐屏後素不

知也曳履屏外甚爲舒徐　上隔屏問爲誰

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笑曰我道

是文天祥來也後復忤　旨　上曰素元臣

何不和州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以此見矣

節之婦無不見薄於夫失節之臣無不見輕於主漢祖首斬丁公而赦季布宋祖首罪王彥昇而贈韓通忠義何負于人哉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鍜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豈造

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耶錢惟演自樞密爲使相歎曰使我於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躁進如此得獨不日得不得有命乎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震

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

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王鑑為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發桓公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又有金蠶銀繭等甚多○條以啓聞○鬱林王即勅賜之○鑑辭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

唐莊宗時禁族王虔乞敍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虔有功○但

每見憂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

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四明張鄖西先生曰如今做人要從苦中飽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緣德致福始可保故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之勳業皆從虀粥下帷中錬成也

杭州朱朝宗博學有聲陸水村公延以訓子後

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春官乞就學
職時陸公爲冢宰唱名至朝宗詰曰子何就
是耶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
告左右二卿盛贊譽焉既出同選友咸謂朝
宗必得善地摘出乃北地僻陋縣也衆莫測
所以時金美之方館于陸公公問朝宗選何
所對以某縣公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欲語
郎中擇善地與之後竟忘我將更調之無何

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朔宗竟卒于官

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質之司命者則曰生富貴者受用過分應得落寞在貧賤者不曾享福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當理也

李淳風爲太常令太宗得女武代王讖問淳風對曰兆在宮中當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幾盡帝欲求殺之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濫

及無辜且四十年則老老則仁雖欲易姓而終不能絕唐若殺之恐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已而果驗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宜榮責操履不正宜困阨若以操履責效造物一不驗則怠而流爲小人之歸矣世有愚而當厚慧而貧寒者皆屬定分與其角者去其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使

相制相避乃爲妙理若一一全具其害尤甚
知此理而安之則求盈取足之心自灰矣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于勞勞亭之北
中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欒欄花徑透
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留
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
老曰費及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首築
咏於此主者告我費几萬金翁何得之易耶

三老曰我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與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悵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謝之曰公眞達者之言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唐揆系爲朱泚艸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死　國朝方正學不肯艸靖難詔而樓璉艸

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往古今來是何帅詔書

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獸有相維者

心死而身輙死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

不得忤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

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寄不得靈前

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過壁堆臨行將不

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來替不得。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爾藏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嘗事師僧曰安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術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

三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三人同時登岸故語

日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

中只有許多財

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

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

是艸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

逃及蚤薦歡樂縱飲十萬觴大唱三千套無

營到來還是少

昔有根根先生者見張子野子野曰先生何根

曰吾生鱸魚之鄉不遇吳興餘手去陽羨虎

丘慧麓皆不踰三百里而得茶或乏水有水

茶適磬昔于東京王孫家攜歸古楸木琵琶

槽并鸚鵡撥傳以黃桑獨蠒絲偶觸手作餓

鴟叫而未傳供奉諸曲中年于嵩少間遇異

人密授容成秘術而內姬不令有潔婢二十

一史熟爛在山九紫三闕百鳥十八溪抵掌

有成畫而未嘗一日廢議論之詠如此恨恨
非一種子野曰先生休矣今方有人薦餚吮
以爲無醬醯飲精茶漱而吐之聽法部坐睡
日夜摧粉狐不免韓熙載使倆身襲金紫受
文武重寄而出沒擠援恩怨中碌碌以老古
今成敗已陳之局意亦畧不相涉如此較先
生所恨就多先生曰此恨具恨當不在彼
王聖愈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

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

嘉會治前都憲坊爲陸費菴所建也舊爲平政坊縣委公之祖某分脩之工制堅固爲費孔多或問之公祖對曰省得又累後人蓋不再傳竟自受用矣以此觀之積德脩善之事其不用便宜者乃世間絕大便宜所歸君子固、不爲有心之求造物每巧行心之報自作

自受三復斯言益爲凛凛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

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

迷易之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君安慮危處治

思亂善察易理者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

體易理者也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費計其衣食之費

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

稍稍蓄聚入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盡反而思之夫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寵與李孜省深相結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

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愷遂歸第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工部侍郎王佑媚事王振貌美無鬚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閧巷聞之傳笑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名對言今日臣民有

望皇上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沂邢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悖甚便溺皆靑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剮于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部獄杖殺之[illegible]光衷

日本以祈恩求寵登料明鏡燭奸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詰其家人曰亂藏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卒竟殁于豆腐閘陣中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涬子曰是上帝償他宿逋底然不空索子母息都盡可謂妙喻

兩脚直一品朝官做不得兩脚直萬貫家私顧不得兩脚直孝子賢孫替不得兩脚直嬌妻

貪妻戀不得兩脚直。蓋世機謀使不得兩脚直。滿腹珠璣誇不得兩脚直。美味珍饈喫不得。兩脚直。高堂大厦住不得兩脚直。錦繡盈箱著不得兩脚直。寶玩滿笥攜不得兩脚直。妙舞清歌享不得兩脚直。綠水青山遊不得。兩脚直。造下罪業撇不得兩脚直。結下冤家解不得。兩脚直。閻羅阿旁避不得兩脚直。巧語花言推不得兩脚直。人情關節用不得兩

脚直。親戚勢要靠不得。兩脚直。刀輪火獄免
不得。兩脚直。馬腹驢胎躲不得。直直直。不限
時來不限日。清晨不保午時辰。日中不保申
時刻。任汝功業比姬公。任你英雄比項籍。任
你錢財過石崇。任你文章過李白。任你蘇秦
舌萬端。任你陳平計六出。任你離婁公輸巧。
任你管轄君平術。任你君王勢滔天。任你后
妃色傾國。喉嚨但有三寸氣。肩頭若費千般

加跨街昨日還華顏纔棺今夕衹枯骨北邙
多少高低墳鴟鴞夜嘯青楓泣千載與亾蜂
蟻場百年成敗狐狸窟丢開善念不尋思失
去人身難再覓富貴因是夙生來享盡亦須
防算遍摩尼百八手中提彌陀一句心頭憶
此生不度何時度脩行及蚤無嘗迫兒女盡
是冤家債利名盡是刀頭蜜殺生是喫烟親
肉淫邪是飲洋銅汁上牀別却鞋和襪明朝

來否事不測。一聲去也只索隨。求神禮佛毫無益。至親。父子。及夫妻。改換。重來。懵不識。船到瞿唐補漏遲。蹉過許多好時日。輪迴件件理分明。因果椿椿無爽忒。迷却多生說現生。癡人無數齊稱屈。頻呼苦勸不回心。除非等待兩脚直。

何敬容吏部尚書。性好潔。衣冠必鮮麗。武帝朝。嘗有侍臣袍服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

何所禰敬容希旨勿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背爲之焦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泯滅無聞者多矣即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于幻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晉人之語可爲至言

人縱有千乘之貴不能爭晷刻之生縱有萬億

之富。不能加五合之飯。只此。兩事。造化。把定。了。稱稱。任他說富說貴說貧說賤說榮辱說順逆。千翻百倒。都是閑事。此。之。謂。大。平。等。

密綢彌天。不見牽翻鳳翮。數罟布海。何曾張著蛟龍。蓋惟。神。乃。知。幾。匪。特。聖。無。死。地。

食。物。之。物。恒。爲。人。食。算。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貧儒苦博科名。族姓婣婭。輒憑肆惡。寒宗緊致

昌顯家門元氣定爲受傷葉盛自然花稀鏞
鳴何疑漏盡
解襦剔目一亞仙迷翻無數乞兒喝雉呼盧一
奇奴化出無窮敗極高門蕭颯非但天道之
必好還厚積贓呼亦是錢神之需轉運
夕賜曉月恒無久駐之光春雪秋花止有暫敷
之景今人鱗雞未唱出戶爭先街鼓遍聞歸
程恨蚤盈箱金玉病來者甚支當繞眼兒孫

氣亟喚誰替代立刻收韁已晚臨期補漏應遲

生來原自赤條條只此一句亦是嘗人俗語亦是古德偈語看破此句覺道世間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諸凡富貴利達心腸都可付東流水去又覺道世間臣之死忠子之死孝友之死義從來取義成仁勾當落得做暢快英雄雖然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聖

人途人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知大同之中有大不同者語不云乎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則夫赤條條來司無所攜而來至赤條條去或獨有所帶而去來時灑落去時膠黏譬之純練落入皂缸旃檀墮于糞圃體質無改香色大非豈不爲可惘哉子輿氏談我日無加日不損夫惟不損乃真無加兩義參觀赤條條之義始盡爰拈四律首尾環吟背覺

合塵急忙著眼生來原是赤條條蓋世功勳畢竟消龍塞將軍馳半夜螭坳學士坐長宵黃金懸肘榮何益白雪侵顱貴不饒鬧熱一場蕭索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破屋錢財畢竟消醉葬貧兒齁半夜寒燈富主算長宵關奢崇燈氈無益受用榻何報不饒攢積一堆拋鄉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如游恩情畢竟消罷女有私

啼半夜。漢姬無寵恨長宵。精華乾耗仙難益
慾障纏連鬼不饒。團聚一番分散後。生來原
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挨漢才名畢竟
消。太白彩毫揮半夜。子瞻蓮燭耀長宵。神鋒
切玉毫無益。綉口彌天只不饒。扯淡一篇岑
寂後。生來原是赤條條。
寒山詩曰。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
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

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圯上書傳黃石助子房興漢決中權讓蒼天畱胡亥亾秦
郡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于郡大起治第强市民居山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抗獨不爲門族

詩耶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郎如予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戲

子觀郁子靜登驅赤子黛浮榮者哉

李筌爲鄧州刺史嘗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條峯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

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眞耶胡

雛即安祿山也

眼前花開落可消人躁急之思身同世古今可

易人競俗之氣

耕牛無宿𦬁倉鼠有餘糧此爲窮困人作一慰

詞亦爲貪鄙人作一退詞君子落得爲君子

小人枉了爲小人此爲現在作一安閑詞亦

爲日後作一究竟詞

附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鎣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菴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滂張公世居鄉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于此公六子五處庠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

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眞不可及也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爐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閻梱林云積青蚨爲販予費乃是領批的解官滕黃金爲慳兒藏乃是管鑰的庫吏

屠赤水云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嚙藤剎那欲斷有待而脩終日只圖安樂無嘗到也問君何以支吾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來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哀哉立刻脩行晚矣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艸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斧斤鴆毒毋在衽席之間下石關弓不離笑語之際

三寸舌說六國無非豪俠之才八千里望西川

蠱題詩書之士狐貍臥荒塚可憐黃土蓋文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繁珠翠

漢上官桀爲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瘉見馬多瘦 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 上以爲忠繇是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卿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二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騶從既到卽空終日遊觀既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俱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卽亾而惡業俱在予善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鄭禮臣初入内廷矜誇不已同集諸人咸歎有
枝下籌指禮臣曰學士一時有清貴亦在人
耳至于李隙劉承雍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
聲價耶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杜牧之
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
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
有名譽僧亦不荅牧之蘧然自失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為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

日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紹歎日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太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稱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于處貧脩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燕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于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于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于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答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

亦不自信矣否勤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爲祥徵也王敬則母爲女巫嘗爲人云敬則生得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母固期之笑之之人固不以爲信也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

傷巴殿之日者誠識世忠矣然反以殿之不自信也巴且不自信而何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愼不可不忘也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飮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若碭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

赤其族矣。

蜀楊石齊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塡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塲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戍滇，僉事㭊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城曰知所以

相薦否城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

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大勾欄暫裝套斷榮辱何必關心肉傀儡嘗演

家門線索無勞著眼東西南北浮生到處郵

亭朱李張王墮地權時名姓

巨富翁黃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

蕭營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爲
黑霧黄沙驢屎馬溺長安貴客偏以身嘗清溪
碧石緑柳緋桃田野閒人何須錢買
劍戟林掉臂遊行或逢吉而贏爲君子圜溷塲
低頭鑽穴或蹈凶而枉作小人一祿一官薄
命子不能承也大忠大孝厚福人乃克爲之
王騎相薄曳金帶而郎夕告殂李嶠骨寒卧紫
紱而通宵無寐

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觀之在彼
自有烏江之劒須施冷眼勿動嗔心
壯心難挽紅輪逞生前而何益香名不朽白骨
爭死後以徒然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
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于冀以奔邵邵僞
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
會母亾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

洛陽變時爲河南尹塗遇郤使卒投其車溝
中笞捶亂下大暑帛于其背曰語貴賣交貪
官埋毋遂表其狀郤竟廢錮終身
章申公爲相日營園池所費不貲及罷相卽罹
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
寺子弟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
群妾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勝
遊淸地必福亞神仙者享之彼貪戀權勢者

青嘗淚淚止僕從人消受耳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

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

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

我笑別人人笑我

暮鼓晨鐘聒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

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

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甕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王建曰○余為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參政某行縣○諸生謁見○問惟問案首名姓○幫補進學人數而止○越數日○僉事某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其後祿

復何如乃後其叅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廢斬之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已寫其存心之仁厚與刻薄矣

漢武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待從而子長之詩蘇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儒也文

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毋乃葉公之龍耶。天下自有眞。目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嘉靖初。芋村諸公偕布衣。時偕友人郎某出郊。見片紙于地。戲共溲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截紙。芋村問之。老人曰。紅蛇也。芋村異之。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大錢四。遂持以去。芋村語郎曰。此錢非吾

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紙也相與歎息而去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巧拙命運二字達了多人懶了多人此個委順實判知愚

上場終有散場時漫道一朝權在手倚勢也有失勢日且開兩眼看他行

命裏不該金紫貴漫誇朝裏有人時來風送滕

黃閣莫愁牖下終老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輳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蹈空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噉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己有

麟膏鳳髓開華宴向曉定有散場紫蕚紅英鬪異春到底須思結果

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討奏

躭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聲而以賄聞即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敞益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也昔湊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二絹及故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也及得之又愛其皮又恨其鎗之大也人苦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利令智昏所繇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

汚者其占爲得財

李文節燕居錄云甲午典試應天還京過闕里時直指新顏廟前有陋巷坊丹飾金書煥如也余因念顏子家無一坊之資至華出乎至陋故曰窮只窮得一時富便富了萬世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北歸與單秀才步行至其地地主餉酒曰紅友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大是快活余因是推之金

羅紫綺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捐宅基爲姑蘇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孫北野繇郎署分司荊南女方十歲戲於庭有小桃樹寸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喫其實

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攜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也以一語寵餉其親且告曰見所沃桃今果獲其實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世禍福得失豫定不可知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列子稱塞翁失馬莊子稱鄭姬始爲晉所獲涕泣沾襟及與王同筐

牀食務纂而後悔其迹人能達此則不以日

前爲悲喜矣

玄珠得之象罔佳壻得之東牀塵世浮榮亦往

往類此

擇官之人終受好官之累矜名之士多露敗名

之根天道使然也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負了世味的

滋益必搭性分的損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閒又錢塘店中有題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粱夢一本玉壺冰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艸頭露一瞬眼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履盈滿者思之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富貴無常忽則易失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河陽之花昔日如霞誰知今如泥土乎武昌之柳秋來作箒亦知其春作青絲否

慾海無邊塡七尺於穢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掃耗五官於營算豈知過眼即浮雲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從至

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樂天云故舊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己招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

王荆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

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聞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未乞之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呵之往往不遜而去因歎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疾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

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媿蚓壤螬李真箇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爲遽廬陰陽爲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癰舐痔的光景伸頭縮頭提心吊膽比那叫化子那個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拘去空拳赤手即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怍比活時

不會少帶了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寃
怕對比花子不會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會
帶得一根髮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會帶
得一片瓦不肯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
便來弔一陌紙不好的還要擺布你兒子追
想當初好沒來繇曷不舍王位而證菩提人
便皈依吾家孔孟眞眞說盡沒有一人聽也
不亦哀哉

人生打不破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
也古詩云試將杖屨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
風人生撤不斷是情欲帳不知情欲帳一筵
好酒席也古詩云大白浮杯入酕醄碧桃洞
口日卯西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
川云凡人趕成十分好不如眞色一分好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往世

金銀寶借汝眼看七十年耳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開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眞愚也哉

鄭端簡公曉之父出貢往雲南言旋一日天暮雨驟宿路旁空屋夜半有神語曰予藏神爲汝守此金錢久矣公曰果吾分內物乎令赴任恐犯懷璧之罪可仍煩守至歸時取否神

欣諾之公因記數而去秖任年餘知長公曉發解公解任至原寓處藏神出前物付之公視前數少四百餘金神曰公任中所得非即此中物乎此與唐太宗賜尉遲敬德銀一藏內少二百借約相似可知財帛飲啄實實是有數全不關乎智巧人徒壞心術以作損人利己之事而蒼蒼之天旋有因少而奪其多者諺云鷺鷥忙忙何曾餓死青鶺又云蚱蜢

乾跳折了腿蜓蝣不動自然肥都可拍醒歷漢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優人登場有為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為之

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脩邊幅岸然於

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譏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扶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磬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靑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旣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

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月日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餽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

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典乎

穎川姚尚書掾上碑石甚厚侍郎某塋墓請於官求解三之一官命解其二或問之曰吾欲使後人更剖其半耳此足警世癡腸

靜勢所𧂐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閒處靜觀皎然易覩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憒如非大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其闥而未得而其人偶敗則

爭指其先入者而詬厲之是以騖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

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之則令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肩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

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計大算計大者心中勞

苦亦大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裡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爲享福及至無嘗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風蛾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在時忽展轉以面壁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歲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故知但屬于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

而自安者也。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宋郭進造第。宴工人於上。曰此造宅者。坐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子之言。則進意也。

吳寧門人李丹仲之族。有自武林歸者。舟艤于

江辛水尚未入生死在呼吸間見一人方以所齋銀物繫腰間旁一人起而攫之救至偶得不死來言其事又余族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于家遷之廟社氣息僾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髮敝衣蔽體尚匍匐往將取之悲夫世人于石火電光中交征攘奪作子孫牛馬皆此兩人類也

見富貴者輙神溢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

早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栗散天子如麻似荻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耶否

寒士一經遴擢遂忘寒士之體經斵削仍作之

倨之容夫假則僞假眞則僞眞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眞也且一予一奪眞由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舉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已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終年製火炮止圖末後一聲响耳終日築瓶花

止圖眼前一霎紅耳季子六國印末後之一
响也淮陰假齊王眼前之一紅也求以償刺
股之勤出胯之辱能幾何哉
秦氏之併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
以計誘東隣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
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
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他人
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

不啞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也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忙間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只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
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
非枉却一生
蕭道成爲相王鎮東府欝林已五歲牀前戲道
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
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
白髮者乎即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
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如人家

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于已長可歎也

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始多有然其間亦有人

巳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翳內有清池數畝

脩竹數竿洞房素闥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

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

可觴詠為已者也若夫雕欄綺榭傑觀危樓

脩廊引帶其間花逕實綠而入標奇鬬勝帶

睨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

有應接之煩無爲處之適此爲人者也吾意智者營之自當舍此而就彼矣

嗜利者酷如乳虎詭若穿窬諂同厮僕至死耽耽不休欲百世無替也乃身不能享子孫耤之驕淫不踰時而家業蕭然偷兒丐子殞命辱先者皆其裔也令人欲起九原覩之悲哉

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頭鐵面君子落得做君子奴顏婢膝小

人枉了做小人

竇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夙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鎮河陽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

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語曰吾少夢有
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
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
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
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
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
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黄魯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饋之酒肉而從其請

佛典以人生現前産業為五家所共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盗賊五曰不肖子凡人年

若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嘗爲此五家貧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嘗家業猶不免共之者况得之横求者乎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豁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的分限你如何多得他的

人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之期一毫人力夾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取之必不可享用且反有禍何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决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宋高宗在晉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解其意。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閘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蠣灘。遙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徃年所獻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

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鍾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塲而散非我哭人卽人哭我往往來來交相哭也

張詠入試科場自謂當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題失黜之詠乃毀裂儒服趣跡林谷師事陳希夷希夷謂曰子嘗爲貴公卿一生辛苦此非

棲戀之所也後果及第希夷遺以詩曰征吳
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
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又急移
餘杭累乞閑地後以腦邊瘡乞歸金陵方許
之

李林甫以便佞進用姦嫉張九齡裴耀卿陰害
之三相入朝二相磬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
軒傲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謂一鵰挾兩兔

焉少選傳詔出九齡耀卿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嘗選獻書于宰相趙普自比巢繇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繇拜于馬首

大凡人之舉動異嘗每為不祥之兆余一鄰家仕為令其子攜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綠竹

略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隣不久其有哭聲乎居無何而其父卒于官蓋歌之友爲哭未有極而不反者